

表演谈

他的表演气场很大，与颜值表演构成了一种对质关系，不靠颜值而靠演技，同样走遍天下，收获人心，并获得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男演员

黄渤的春天，折射了中国电影的成熟

厉震林



▲ 在电影《记忆大师》中，黄渤较为精准地呈现了“无辜者”的焦虑与“嫌疑犯”的残酷两种情绪



▲ 黄渤与林志玲合作浪漫励志爱情片《101次求婚》

自1990年代初，“审丑”开始在中国银幕上粉墨登场，并与审美表演形成一种对峙的局面。它从1980年代的探索电影演化而来，逐渐并彻底变奏了古典主义的表演风格，通过非匀称与非和谐的表演美学获得另类的匀称与和谐。“丑星”及其非标准的演员呈现了他们的美学力量，葛优成为了中国电影的标志性演员以及表演气质。如今，在经过情绪化表演和仪式化表演的文化迭宕之后，电影表演开始进入了颜值表演时代，非颜值表演无以成事，形成超古典主义的表演意味。

在此，幸亏还有黄渤等演员，以自己独特的演技以及气质征服观众横扫银幕，沿续了1980年代电影表演美学的精神血脉。

也许有人会说，黄渤形象不佳，无法靠脸靠身材只能靠演技，高圆圆一般的颜值演员靠脸靠身材就可以。初观黄渤形象，确实有点磕碜。他考上电影学院时，有的同学取笑他都能考取该校，似乎电影学院的招收标准也太松了吧。事实上，他读的也不是表演专业，而是表演系的播音专业，看来还是没有通过表演专业招生的苛刻形象要求。然而，多年来，他以自己的智商、情商以及韧劲，逐渐展示了作为男性演员的演技、智慧和人品的“性感”。

论演技，他还称不上是炉火纯青，但是，他能够给予角色灵魂，使每一个角色都具有良好的辨识度，可信、可感和可记。他擅演喜剧小人物，总是能够抓住角色内心需要表达的内容，并在一种戏谑或轻松或怪诞的表演状态中将观众带入戏中，呈现着小人物的执着、机智和粗糙，而在《杀生》牛结实等形象处理中，他将角色的怪戾与温情融合得收放自如，在高难度角色创造上显示实力。无疑，他为此付出了全部心血，所谓聪明人肯下苦功夫，同时，也体现了他厚实的文化和人生修养。应该说，这跟他在考取艺术院校之前的一段较为漫长的人生经历有关——他曾做驻唱歌手、舞蹈教练甚至玩具店售货员、鞋厂经理，领略过复杂“世相”的“世面”，这使他练就一身插科打诨的本领，也锻炼应付难堪场面的本事。这些不可模仿和重复的“五花八门”经历，也就成为他表演生涯的珍贵“蓄能”，意味着他在读电影学院之前已“读”了一个社会大学，洞悉社会，初阅人生，故而也就使他的表演自然地赋有其他青年演员较为罕见和宝贵的真实感和力度性，加上他“邻家男孩”的大众化长相以及用心用力的演戏习惯，看似憨憨傻傻，甚至有点儿痞劲儿，却是表演游刃有余，角色入木三分，一颦一笑都有戏味，在乐呵呵中令人发噱和生思，既可诙谐可笑，又可严肃悲情，形成了一种黄渤格式的表演魅力。如同导演宁浩所称：“黄渤身上那种难得的真实，使他甚至不像演员，他的气质里有一种与生活、与现实特别有关联的东西。”而在今年五一档的影片《记忆大师》中，黄渤举重若轻的表演形态，较为精准地呈现了“无辜者”的焦虑与“嫌疑犯”的残酷两种情绪，尤其是表情和眼神细致入微地表现了角色人格的分裂过程，仍然颇富戏剧性及其冲击力，因此，观看黄渤表演，无需看脸，浑身“戏胞”已然满溢。

论智慧，黄渤可谓精灵古怪，介于“蔫坏”和“神灵”之间，脑子活，会来事，尤其应对时常“神语”连连。周星驰邀他出演《西游降魔记》中的孙悟空，他开始不太想演，觉得周星驰的至尊宝已是一种高度，自己再努力也只是事半功倍，于是，婉谢道：“您这座山太高了，我翻不过去。”这种智慧，使黄渤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及需要什么。上大学时其同学尚是青春懵懂，他已有所为有所舍，专注于自己核心资源的经营开发。演戏经年，黄渤感觉表演开始出现重复，有点盲了甚至找不到方向了。他认为不能这样再演下去了。他的智慧以及理性，使他在花团锦簇之中，有着其他明星少有的细密而敏感的疲惫、缺憾与恐惧，故而在他红遍全国

之时，毅然息影一年，乃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崛起。银幕之外的社会表演，黄渤不端着不迷糊，喜欢自我调侃而又不失份儿。因此，有论者感叹黄渤的聪明也是一种性感。

论人品，黄渤善解人意，几乎有求必应，有时已是工作极累，端饭刚吃，有粉丝求他合影，他会马上放碗笑然满足。一次候机，有人在他背后猛地一拍，他回头一看不认识，那人却是热情地说喜欢他表演的影片，尤其是和刘德华合演的那部，黄渤心想他没有和刘德华合作过啊，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对方把他当成“王宝强”了，因此，对方请他签名时，他愉快地签了“王宝强”。他说：“不能让他尴尬，也不要让自己尴尬，顺势而为，有时候挺好的。”如此情商，已经转化成了一种智商。

上述三项元素，使得黄渤构成了模范男人的图谱，成为了理想丈夫的模板，而催生了庞大粉丝。如同有人所云，上帝除了脸蛋，似乎什么都给黄渤了，他是有演技、有趣味、有品质的男性演员，他的“有趣”标识使丑演化为了一种美和可爱，甚至“诗和远方”，因此，黄渤这样的演员不需要长得好，那些颜值演员才需要长得好。

黄渤以自己的综合优势，在颜值泛滥的表演中心时代，淡定演戏，安然生活。他的表演气场很大，与颜值表演构成了一种对质关系，不靠颜值而靠演技，同样走遍天下，收获人心。这说明了中国观众的某种成熟，也折射了中国电影的某种成熟。

欣赏黄渤需要时间以及耐心。黄渤的表演自然还没有达到顶尖水平，他还需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但是，他在潜心成长之中。北京电影学院校庆时，人们惊讶于他和刘亦菲是同届同学，两人一起接受采访，黄渤称道：“她是一直都美，我是越来越美。”诚哉斯言，“丑男”也有春天，而且是更加暖心和舒心的春天，因此，也期待银幕和社会表演的黄渤“越来越美”。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争鸣

历史文化资源的流行转码，能否告别简单粗暴？

——从青春历史传奇剧《思美人》说起

郑焕利

近期，取材自屈原传奇一生的青春历史传奇剧《思美人》落幕。3.9的豆瓣评分和0.77的平均收视率——它所交出的答卷并不让人满意。这部剧声称“力求尽量精准还原战国时期社会及人文风貌，搜集阅读了两千余万字历史资料和研究专著”，剧本创作历时五年，以权威研究专家担纲，却最终在播放过程中因大量历史硬伤、爱情线过度铺展、道化服艳俗、以及对大众常识中屈原形象的背离等，落得槽点满满。

握着一手好牌的《思美人》没能成为有影响力的文化现象，在于该剧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存在创意误区：它以一般青春偶像剧的类型套路来编码历史文化资源，而不是立足于文化资源的特定情境来构建独特的世界观和叙事逻辑，从而导致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俗套化、庸俗化和单调化。

类似的误区并非孤例。近年来，随着文艺作品频频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传统文化正成为一个巨大的IP。这个方向本身并没有错。事实上，中国拥有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和故事想象资源，如上古神话、春秋战国、山海经、封神演义、道教系统、聊斋志异、佛教故事、民间传说等，原本就为我们的文学和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从现状来看，这一波文艺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对接大多流于元素的挪用与拼贴。这提醒我们，能否摆脱急功近利的创意误区、符合故事创意规律的开发，是能否进行原创、讲好中国故事、输出中国价值的关键。

仍以《思美人》为例。该剧备受诟病之处，就是打着历史剧的名义，以大量篇幅来展现屈原、莫愁女与昭碧霞三人之间的三角恋，而将屈原的忠君爱国、体恤民生、诗才文采以及战格局势、楚地风云置于爱情的背景，从而导致屈原的历史人格不受公众认

可。与此同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的错置，对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境的礼乐制度与服饰道具的处理，以及不符合历史人物角色气质的表演，也导致该剧从总体上偏离了屈原生活所独有的历史时空。这些都使得这部剧难以建立一个符合其内在历史逻辑、叙事逻辑和形式逻辑的独特的艺术世界。

《思美人》的创意误区源自影视内容的生产者对大众需求的误解，在诸如大数据之类的误导下，错误地设定年轻受众的观赏喜好。他们以为一般偶像剧的爱情套路、所谓华丽玄幻风格和卖腐要萌就可以虏获年轻受众的观看热情，因而简单地进行模仿和跟风，却没有真正理解故事创意的核心规律，导致原创内容的低层次产出形成文化资源的浅层次开发，难以形成中国文化资源的优质输出和深层传播。

故事创意源自于特定的叙事情境，并由之生发独特的世界观和故事系统。由于不同叙事情境之间具有差异性，因而奠基于其上的人物的处境、命运、选择与奋斗的逻辑便因为世界观的差异而具有独特性，器物、人情、欲望之间的关系也因为叙事情境和世界观而具有独特的价值系统。传统

文化资源的叙事性重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立足于它们的故事、它们的世界观、它们的情境本身，并由之生发有系统、有深度、有饱满性、有逻辑的世界观和故事性，不如此，就难以真正形成独特的故事创意和内容输出。

《指环王》《哈利波特》《权力的游戏》等具有世界声誉的魔幻和奇幻故事的成功，就是有效地融合北欧神话、西方中世纪传奇和基督教文化，从而形成独特的想象系统的结果。以《指环王》为例，该系列电影以“魔戒”为中心建构了一个包含着人类、霍比特人、精灵、半兽人等不同种族

一种关注

让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完美结局”

不妨也说说国产版《深夜食堂》的好

罗林

国产版《深夜食堂》推广片，是黄磊微胖的中年男人的脸，和灯光昏暗日式小食馆的背景。没有青春元素，着实让人有些抗拒。无数零散的故事，零散的人物，出现在同一个背景地，同一个剧本里。类似“串烤”的故事构架，在日系的伦理剧里，在老舍的小说《茶馆》里，都似曾相识。这些印象，让《深夜食堂》蹿红的原动力，不易被人发现。

仅一层高的清水泥框架，镶嵌着栗色胡桃木框包裹着的云瓣纹玻璃门窗，在霓虹晕染的喧嚣街港一角，辟出一个小小的食馆。一个主厨，一群游走着的夜归人，围绕着栗色胡桃木制成的U型吧台。那吧台，像是延伸

入观众席的舞台，低低的，连接着每位来客和主厨。

每一集的故事里，都有一个深夜；每一集的开场，都有一个匆匆来此的用餐人。趁着深似海底的夜色，就着橘色的灯火和诱人的美食，人们卸下白昼里的装备，袒露出深不见底的伤口。那些伤口是没有血的，只有痛，深不见底。

这是对该剧的最初印象。

然而，这样真的好吗？把所有的伤痕串连在一起，编织成剧，真的可以为观者带来愉悦吗？在苦痛面前，有多少人可以直面痛苦的剧情而沉醉其中呢。我想，这样的作品，注定会是小众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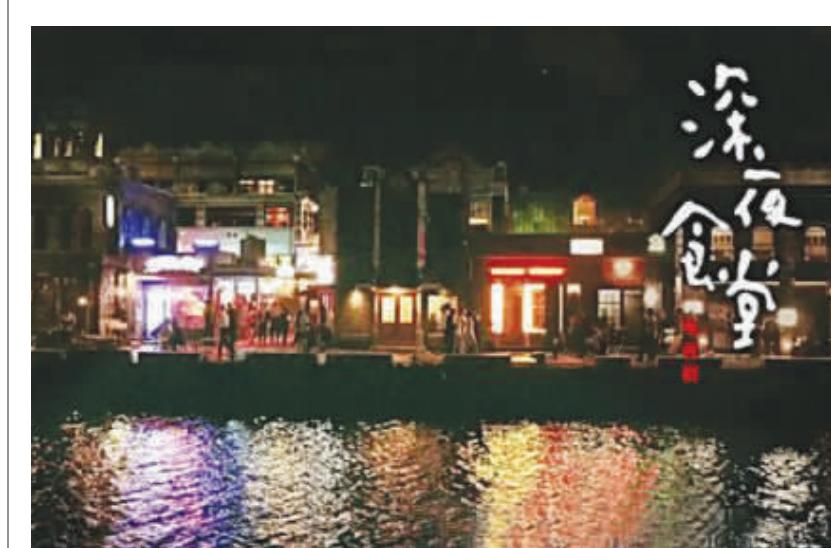
随着场景推进，剧情展开，《深夜食堂》的故事框架浮出水面时，才让人们有了些许新发现。

一般，批判现实的作品惯用的手法，是在剧情里置入悄悄的愤怒，狠狠的对抗，和冷漠的唾弃。在隐喻比对和诊断剔除之后，不会留下康复的良药。受体在看到扭曲与黑暗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坠入了更加冰冷的境地。阵痛之余，或许有人迷茫，有人牢骚……这大概就是这类作品的负面影响吧。虽然根除社会顽疾的意志力坚定且分析充分，但效果似乎是既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又徒增负面情绪。从表面上看，这样的“批判现实”，总是与现实格格不入的。

可贵之处，黄磊的《深夜食堂》用剧情提供药方。聚焦小人物身上的伤口，在情绪和叙事手法上，是难以采用憎爱分明来借助神力，根治顽疾。而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伤痛，种类繁多且共鸣广泛。相比如何看待，如何根治更受到关注。发现残酷，却不止步于玩味残酷，是该剧的亮点。将现实的残酷，与近似童话般的“完美结局(happy ending)”理念结合在一起，可能是该剧吸引眼球的核心所在。精彩的镜头语言，让受众在对号入座，宣泄泪之余，也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是不是新现实主义作品的发展方向呢？

多线索串联的叙事手法，让人浮想联翩的故事场景，被个中人物吸引的命运走向，以及，明星的盛况加入，都为该剧增加了话题。

所以，《深夜食堂》开播不久，这个戏的味道，已像日式拉面一样，平淡，浓稠，沁入心脾。虽然在形式上，像极了小剧场的话剧，够文艺，好在有扎实的演员阵容，和现实版“完美结局(happy ending)”，让该剧有机会走近喜欢它的人。



▲ 这是一座靠海的城市，潮汐带着人们启程回航，也带来许多故事。而码头的角落，有座显眼的红灯塔，它时刻照耀着来去的人们，那最终要回家的路。提醒我们，每一个故事，都一定会是“完美结局”。图为《深夜食堂》海报。(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